



## 红灯绿灯

□董军

清晨，天气晴朗，艳阳高照。郑才拎着公文包，走在上班的路上。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阻住了车辆和行人。郑才是安监部门的干部，当然知道“红灯停、绿灯行”。但是这几天，每遇到红灯，他就显得有点心浮气躁，隐隐然有闯红灯的欲望，只是周边有那么多双眼睛在像灯一般亮着，他才竭力压抑住。

此时，他心里闯红灯的欲望又有一丝丝冒了上来。他把黑色的手提包从左手换到右手。包里放着今天上午会的材料，这个材料像钻进他躯体的蚂蚁，啃噬得他痛痒难受。上星期，因为某宾馆发生了煤气爆炸事故，市里组织力量对全市的宾馆、饭店进行了突击安检，发现了一堆问题。前几天，那个“越洋”饭店的老板张守财来找他。郑才知道，他是来探听情报的。郑才对他说，根据检查情况，“越

洋”饭店有安全隐患，要停业整改。张守财的绿豆眼眨巴了几下，脸上堆起笑容，一个劲地点头承认有疏漏。但是，他说，能不能一边整改一边营业呢？郑才清楚，国庆长假马上就到了，商家都希望能狠赚一笔。郑才看了他一眼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隐患不除，是要出人命的。他看着张守财可怜巴巴的样子，声音缓和了一些说，你回去等停业整改通知吧，过几天就到。张守财看没有挽回的余地，就悻悻地走了。

晚上，郑才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老同学在电话里东拉西扯了好一阵子，最后把话题落在了“越洋”饭店上面。老同学是求情来了，希望他能网开一面，边营业边整改，保证不出事。老同学是旅游部门的一个小头目，从话里听得出，跟张守财关系不一般。郑才觉得，作为政府工作部门的干部，行业规矩老同

学不会不懂，因此他不想多说，只是“嗯嗯”地敷衍。第二天，他照样在安检材料里将“越洋”饭店列入停业整改的名单里。让郑才没有想到的是，在等待会上的那几天里，他的电话不断，有同学的，朋友的，甚至以前街坊邻居的，无一例外都是为张守财求情的。张守财他认识，以前安检时，跟他打过交道，人看起来老实巴交，像是个守法商人，没想到他这神通广大，网罗了这么些人来为他说话。郑才是个犟脾气，虽然在众多求情的声浪中，他也动摇过，但仔细一想，还真就不能松口。因此，所有的求情，都被他婉拒了。

还是红灯。红灯灼眼地亮着，警示着什么。街道两边挤满了人流车流，性子急的人不停地看表，郑才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挤到了白色的边线上……

昨天晚上，刘老师来找他。刘老师是他的中学老师，有一年郑才突然得了一场大病，要花不少钱。家里钱不够，父母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是刘老师得知情况后，连夜到他家里，将一沓厚厚的钞票硬塞进父母的手中，解了燃眉之急。刘老师对郑才有救命之恩。这么多年来，郑才一直不敢忘记刘老师当年的恩情。当刘老师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进来，摇晃着满头白发说起“越洋”饭店的事情时，他的心猛地被狠狠地揪了一下，疼痛不已。刘老师苍老的眼睛里露出愧色，他说，没办法，谁让我的儿子在“越洋”饭店做事呢。刘老师走后，郑才坐在桌子前面，双手使劲地抓着头发。后来，他拿出材料，在停业整改的名单里，将“越洋饭店”这几个字划掉了。

红灯跳跃了几下，马上就要转换为绿灯了。郑才旁边有一个人等不及了，突然从人群里跑了出来，向对面马路奔去。一辆汽车疾驰而来，来不及刹车，“砰”的一声，将那个人撞出去几米远，路边的人发出一片惊叫。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起来。郑才因为要赶着上班开会，急匆匆地走了。但他可以肯定，那个闯红灯的人一定受伤不轻，弄不好，要有生命危险。何苦呢，他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想，再多等两秒钟就不会发生闯红灯的危险后果了。他的身上一阵发麻。

到会议室后，他打开公文包，找出材料，毅然将“越洋”饭店的名字重新写入停业整改的名单中。

## 角色

□黄树新

我是保管戏服的，其它道具也有，最多还是服装，服装最多的，主要还是抗战演出时用的。居然在我的眼皮底下，丢失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八路军军装，一套日军军装。按理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有时破了不能用当垃圾扔了，有时丢了，数量不多，谁也不会在意。导演也好，制片也好，他们忙得分不出身子来，就是问到，知道了就算了，追究会有，也不会给我劈头盖脸，下次注意一下就行了。就是丢失了，花钱不多，再做一两套补回去没事，别人也不知道。

来领衣服的演员，都有登记的，一般的人也不会来这里串门，来串门的，只有我的儿子与女儿。现在丢失了，最大的嫌疑犯就是他们，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这里。

果然让我猜对了。也许是喜欢看戏，也看人吧。

儿子与女儿却不认为是偷，是拿。

一个保管的，东西不见了，就是责任。是老爸的东西，就是割下一块肉也不疼。

真是我的好儿子与好女儿，他俩了解，我的钥匙是不离身，只是那天，我太大意，家贼难防，一个叫爹，一个叫爸，尽管叫得我美了上天，我的手离开了钥匙，又回到了上面，好几次眼看成功了，又是一个失望。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儿子与女儿，虽不说话，却背着我用眼神交流，又开始对付老爸。女儿说，老爸，你的眼睛有沙子。我眨眨眼，什么没有。女儿说，不骗你，我给你吹吹，沙子就出来了。女儿也是一片孝心，自己为他俩也操碎了心，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也好。女儿说，老爸，你不用手掰开眼睛，我怎么吹？女儿年纪不大，不知跟谁学的心眼多，防不胜防。我按照女儿的要求做，她不是说老爸的眼睛，那是用手掰开，那是帮忙把眼睛闭上，眯成了一条缝，就是说老爸的手放在前面，那是让人吹，而是挡着，女儿那有这么大的能耐，像台风一样吹开你的手。我下决心屏住了呼吸，根本不用手，眼睛就睁得老大。女儿高兴说，这才对了，我们才容易下手。我吓了一跳，却打了一个喷嚏，双手自然放下，碰到了在旁边的儿子，随着，听到了声响，那是我熟悉的一串声响，啊！钥匙。我说，你俩坏。女儿后悔自己高兴了，漏嘴，怪自己没把口。我

心里乐了，你俩还是嫩了一点，好的不学，坏的说来就来了。

女儿埋怨儿子，手脚不麻利点，白忙了。

儿子咧嘴傻笑。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儿子的傻笑，会有其它内容，反正钥匙回到手上，没事就好了，我是保管仓库，可不是自己的仓库。

傻乎乎的儿子什么时候学会了掉包，老爸我大跌眼镜。当我发现自己手上的钥匙不一样时，同时也发现了仓库的门开了，锁自然开了，衣服自然也少了，还火眼金睛呢！

儿子与女儿为什么要偷衣服？

问了，他俩也没回答。这么说，他俩还要有行动，还要偷下去，至于偷什么，只有他俩知道，要不天知道。

这次，不是儿子与女儿偷，而是让我这老爸偷，儿子与女儿想法天真又大胆，一个守仓库的人，偷仓库里的东西，这不是监守自盗？

儿子咧嘴傻笑。

女儿明白我的意思，马上补充，是监守自盗，老爸还得背负一个骂名，汉奸！

太黑了。

不偷别的，儿子与女儿就是让我偷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不值钱，干吗要偷，拿去就是了。

不行。

为什么？

偷与拿不一样。

拿，可以随手一拿，不会慌乱，偷就是贼，心惊肉跳。

这是什么说法？也许他俩在那本书上偷学的，也许他俩跟别人照葫芦画瓢，让我偷，他俩拿吧。

本来是不想答应，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同意的原因，很想知道他俩还会玩什么花样。

开始了。

等一下。

还要干什么？

他俩还要换服装，一个换上八路军军装，一个换上日本军装，在换上之前，还进行一场扯皮，因为谁都不愿意换上日本军装，争着换上八路军军装，各不相让，最后只有石头剪刀布，女儿赢了，儿子输了。儿子一脸不光彩，

嘴里嘟哝着，只好与老爸这汉奸狼狈为奸了。

女儿得意了，马上换上八路军军装，虽然有点肥大，却有几分英武，如果加上武装的腰带，别上一支驳壳枪，也差不到哪里去。

儿子就不一样了，个子小，换上日本军装，衣衫不整，帽子歪了，裤子太大，几次系不紧，手一滑就掉了下来，如果没有小裤衩，肯定露了个光腚。

女儿吃吃笑了。

我也忍不住笑了。

儿子不满，说了一句，八格牙路。

什么意思？

肮脏的粗话。女儿懂了，老爸不懂，代沟。

笑的原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是什么意思，也不知为什么，儿子样子可爱也可笑，人一笑，就恨不起来，何况还是儿子与女儿。儿子开始使唤老爸。

凭什么？

凭儿子是日本鬼子。

我什么时候有了个日本鬼子的儿子？

过去没有，现在有了。

那也不能使唤。

不要说使唤，就是亲手杀了老子也干，要什么为什么叫鬼子？鬼子是人吗？不是，它是畜牲。

这是我的儿子吗？说话也带刀子了。

儿子手上没刀子，两腿一跨，双手晃了几下，没了响声，重新又来一下，有了响声，那是从他的嘴巴呼出来的，杀气不重，就他那两下子，吓唬不了人。儿子不说话，朝老爸点点头，意思是可以说开始了。

意思是可以说行动，也是汉奸的开始。

我手上有关匙，可以开门，可以开锁，我的出入没有任何人怀疑，那张中国地图，很容易到了我的手上。

汉奸就是这样做的，汉奸是偷，日本鬼子从来不说偷，而是拿，像是拿自己东西一样。

儿子不买帐，说这地图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你还敢顶嘴。儿子要拔枪，身上没有，又要拔剑，也没有剑。这日本鬼子当得有点窝囊，于是，他走上前去，给老爸打了两个耳光。一会儿，儿子说，你要多少钱？

两个耳光，你说多少钱？打你也要钱？那我再打了。

不打了。

什么值钱？

那张中国地图值钱。

那你是汉奸不要钱？

原来做汉奸有钱，早知道我就不受穷了。钱越多越好。

钱多了，国也卖。

那你不仅是汉奸，是个卖国贼了。

最后，八路军的女儿枪杀了汉奸，也枪杀了日本鬼子……

我不服，为了杀杀儿子的锐气，这回要他当汉奸。儿子也不服，他当汉奸，一定比老爸当得好。很快，儿子脱下了日本鬼子军装，要他老爸身上的衣服，这衣服穿着，比汉奸还汉奸。儿子换上了我的服装，往那里一站，倒不像汉奸，人瘦瘦的，头上戴上一顶草帽，倒像一个稻草人。而我换上了日本鬼子军装，就是不说咕噜咕噜的日本话，也像日本鬼子。儿子咧嘴傻笑，让女儿不穿八路军装，原来穿什么就穿什么，然后，儿子把女儿抓来，送给太君。女儿跑了，老爸还站着，儿子让老爸在后面追。我是追了，儿子直叫，老爸，你得叫上花姑娘才对。花姑娘？那是自己女儿，怎么叫得出口？

儿子说，你现在是日本鬼子，叫花姑娘，才能表现日本鬼子没人性。我说，你没有说话权。儿子说，正因我是汉奸，才多说话，向日本鬼子献殷勤。我只好追了，说了好几次花姑娘，一次比一次难堪。儿子说，叫花姑娘脸红的，会是日本鬼子吗？我骂了汉奸儿子，好，我不脸红。这次，我撒开腿跑了，女儿觉得不对劲，吓得跑了……

儿子咧嘴傻笑，突然又停住，连忙用双手捂住嘴巴，心里在骂自己，你现在是一个汉奸，再笑的话，说不准背后有人给你一枪。

我跑得鞋子也丢了，还是女儿捡回来，她不是送到面前，而是远远地用鞋子，像掷手榴弹一样掷来，我来不及躲开，就被她砸了，砸在心窝上不疼，却很开心，换上日本鬼子的军装，就应该倒霉。

为了在儿子与女儿面前露脸，我要换一

回八路军军装，儿子觉得老爸的样子可怜，不是汉奸，就是日本鬼子，就同意了我的要求，儿子装模作样，像是导演，他说了算。

八路军军装穿到了我的身上，像尊严回到了身上。

女儿不愿意做汉奸。

儿子提出，汉奸不分男女，女汉奸比男汉奸坏起来还厉害，杀人不见血。

什么杀人不见血？

以前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到了我们的村庄，八路军与他们干了一仗，据说是一场阻击战。老百姓才安全撤离，一个排的八路军，全干完了。那次就是因为出了汉奸。

出了汉奸，也不会是女汉奸。

就是女汉奸，带着一小队日本鬼子伪装逃难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容易进入我们村庄，八路军就不会腹背受敌。

谁不恨汉奸？女儿心里不乐意，也只得点头，做汉奸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做汉奸没规定要什么样的服装，有些人衣冠楚楚，手脚也不干净；有些人不干净，也颤颤巍巍；有些女人比男人更会伪装，表面看上去柔弱，却是暗里藏刀。

女儿就是暗里藏刀。

女儿来了。

八路军的老爸，抓枪对着，你是谁？

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

八路军的老爸放松了警惕，让女汉奸进门，女汉奸没有手榴弹，就用自己的鞋子投掷，八路军的老爸被手榴弹炸了，牺牲前说了一句，你是汉奸！连忙开了一枪，打中了女汉奸。

女汉奸也倒下了。

儿子说，那一个汉奸会有好下场的？

没有。

我们的村庄，土墙土房，上面有不少弹孔，周围也有不少被炮弹炸出的弹坑。

村外还有一条小河，小河原来有桥，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炸了。为了再现历史，向英雄致敬，一场演出，这桥不知连了多少次，不知炸了多少次。

## 公示

桂林市临桂区兴临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建设排洪东渠人民南路排水工程已经我局初审，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求，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该项目位于临桂城区内，其他详细情况请到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申请人和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果对该规划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0773-5590766)。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延30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临桂住建——公示公告)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月25日

## 通知

桂林市塑料制品厂生活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从2016年开工建设至今，项目一期3#、4#楼工程已建设完成，定于2019年2月26日-2月28日向我厂还建住户交付住房。根据自治区和桂林市相关文件规定，除还建住房外，非还建住房可以向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出售。凡我厂或市国资系统符合条件的职工有意购买者，请在2019年3月5日前至我厂生活区(象山区环城南路2号)危旧房改造项目办公室报名。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视同放弃此次购房资格，则我厂按桂政发[2009]16号文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将剩余房源交由市房改办进行调剂。联系电话：18978671380

特此通知！

桂林市塑料制品厂  
2019年1月23日

## 桂林市税务局关于金税三期 税收管理系统停机升级的通知